

一尊经由陕西出土的商周古鼎，一个震惊江湖豪强的惊天陷阱
一封左右大清国运的诡异血书，一份牵动朝野纷争的机密档案

大清神鼎

张葆海 吴学华◎著



精彩程度
媲美

《盗墓笔记》
《鬼吹灯》

天机岂容泄露 危险正在逼近

蒲钺、钟连城等十几位知名作家鼎力推荐

台海出版社

大清神鼎



张葆海 吴学华◎著

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清神鼎 / 张葆海, 吴学华著. —北京: 台海出版社,
2016.12

ISBN 978-7-5168-1233-4

I. ①大… II. ①张… ②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91355 号

大清神鼎

著 者: 张葆海 吴学华

责任编辑: 王 萍

装帧设计: 芒果

责任校对: 毛昱文

版式设计: 通联图文

责任印制: 蔡 旭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: 100009

电 话: 010-64041652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 010-84045799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taimeng.org.cn/thebs/default.htm

E-mail: the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mm×1000 mm 1/16

字 数: 240 千字 印 张: 17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8-1233-4

定 价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

目录

楔子 1

第一章 神鼎奇观 6

白光越来越强,盖过了屋内原来的金黄色。在那团白气的最上层,由下自上地浮现出一个个古怪的文字来。在白气上方盘旋的它们,像被绳子一个紧挨一个地串起来,形成了两道比鼎口还大的圆圈后,浮在鼎口的上方不动了。

第二章 无名血书 19

陈介祺接过来,见那张薄薄的信纸上是一行红色的字:神鼎现世,天灾降临。他隐约闻到一股腥气,仔细一看,纸上的字迹未干,分明是匆忙间用血写上去的。

第三章 江湖老前辈 29

上首的墙上挂着一幅画,所画之物既非山水人物,也非鸟兽虫鱼、松竹梅兰,却是个八卦图案。这八卦中心并非阴阳双鱼,而是个五行属“木”的符号。李振卿看到这幅画,顿时脸色一变。

第四章 惠亲王爷 40

他非常清楚：陕西巷醉花楼的熊二，替苏亿年在他这拿走一千两之事，以王爷在京城耳目，迟早会知道。若选择隐瞒，势必引起王爷怀疑，还不如直接说出。王爷若事后得知此事，便不再怀疑他所言之真假。因而当务之急，是既不能让王爷对自己的话生疑，又必须让王爷疑心古鼎乃假货。

第五章 古鼎的来历 52

陈介祺越听越心惊，没想到世上真有颠倒乾坤、偷天换日之术。但鲁一手所言，似乎漏洞百出，换了别人绝不相信。

第六章 诛九族的大罪 66

大明朝有燕王朱棣起兵夺位，惠亲王爷是否也打着夺取侄子江山的主意呢？虽说他权倾朝野，势力很大，但若真要夺位，也绝非易事。与在外面拥兵多年的燕王朱棣不同，他的根基就在京城之内，即使有督抚将军们的拥护，可一旦动起手来，血溅皇城脚下，成功与否还得两说。

第七章 神秘蒙面客 77

那人没回答陈介祺的话，却说道：“但据我所知，从古至今毛公鼎至少现世五次，最后两次分别是隋末与元末，这两次分别有三个人破解了鼎内铭文的玄机，且据此玄机进行了八卦推算并记载在纸上。那两本书的书名，无需我多说了吧？”



第八章 亡羊补牢之计 90

古董界人士若想在玉器上作假，除其他的润色秘密工序外，最好的就是这老绵羊胎脂了。经老绵羊胎脂浸色，玉质沉稳，入手柔润，自是与一般玉质不同。

第九章 命悬一线 101

陈介祺见李振卿那副模样，上前拉住他的手，低声道：“李掌柜，事到临头，怕也没有用，我们两家几十口的性命，可都在你我的嘴上！挺起胸膛来，别让洋人把我们看扁了！”

第十章 皇上密旨 116

咸丰皇帝写完密旨后盖上印章、折好，用一个香囊装了，交到陈介祺手里，说：“朕知你父亲刚正不阿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朕相信你。有了这份密旨，朕将大清江山和无数黎民百姓的性命，一并交给你了！”

第十一章 古鼎与玉佩之谜 129

陈介祺想不到毛公鼎与玉佩之间，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：“既然如此，掌门信物也非等闲之物，高老爷子作为一派掌门，又岂会轻易将这东西给别人看，你又怎知这玉佩是他的呢？”

第十二章 铭文玄机 142

渐渐地，他看出了些端倪：铭文虽上下左右一般齐整，但有些地方字与字之间，却空出了一两个字的空位。他从桌子上拿来那页纸，对照着上面的字，心念一动：如果把掌门玉佩上的字，放到空白处，会怎样呢？



第十三章 可怜的小乞丐 156

而令这面馆掌柜更没料到的是,这么一个天天被人打的小乞丐,数年后便成为当今皇上的御前太监,而在皇上归天后,成为红极一时的大人物。

如果没有陈介祺,也许就没有后来的安德海安公公。

第十四章 上古奇书 168

竹片总共有八片,上面有一些阴刻的文字,与毛公鼎内的文字一样,都是西周金文,每一片十几二十多个字不等。竹片上除文字外,还有一些简单的图案。

陈介祺想起李振卿说过的话:寻找古墓的地图就在这奇书上。可那些图案却并不像地图,而类似于武术招式中的五禽戏,让人无法看懂。

第十五章 祸起萧墙 180

本来陈介祺面对这样的局面,也无计可施,可外面传来“杀无赦”的口号,犹如黑暗中亮起一盏明灯。他很清楚,自大清入关以来,若汉人有反清之嫌,无论有无证据,从来只杀不赦。

第十六章 大清国运 194

他已经明白过来,能够左右大清国运的关键,就是那尊被送入宫的毛公鼎。那个公公说午时之前送回,若无意外,这个时候,毛公鼎应该已经送回他家中了。



第十七章 谋逆大案 209

敏亲王谋逆一案，株连者不少，罢官的罢官，杀的杀。惠亲王已经官复原位，帮皇上署理朝政。法国公使梅德公爵由于率领洋枪队勤王有功，也被赏赐大批金银珠宝。同时，惠亲王还代表大清国与梅德公爵签订了购买洋枪的合约，并请法国教官帮忙训练绿营洋枪队。

第十八章 龙潭血战 226

擒贼先擒王！鲁一手和詹欣如一左一右地扑向安志远，三个人战成一团，转眼便过了好几招。陈介祺见安志远身法灵活，有一两式像极了奇书上的图案。他瞬间明白过来：白水派既然偷匿奇书那么久，对于奇书上面的阴刻文字和图案，多少都有些参悟。安志远习得奇书上的武功，以一敌二并未落下风。

第十九章 枯骨之汤 238

在殿堂的中间有一座白玉砌成的平台，高约七尺，有台阶可登。平台上有一处凹陷的池子，池内是一具盘腿而坐的骸骨。池子上方有一透光的小孔洞，不但有光线照下来，且有一线细细的水流，正好落在骸骨上。乍一看，宛若一人在浴盆里沐浴。

第二十章 战火临城 251

陈介祺回到城内，把他与鲁一手打赌的事情，对知县和诸人说罢，当即有人对他此举提出异议：城内只有区区两千兵勇，要想对付数万虎狼之师，且还要坚持一个月，无异于痴人说梦，不如趁早投降，交出一万担麦子，也好保全城平安。



楔子

咸丰二年七月初六。

壬子年、戊申月、丁丑日。

宜：交易。

忌：出行。

今天是个做生意的好日子，可德宝斋掌柜李振卿却高兴不起来。尽管外面骄阳似火，几乎可以将街上青石板晒透，他却打心底透出一阵阵的寒意。

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面前那张紫檀木方桌上用红布盖着的東西，眼神中透出几许绝望。他扭过头，看了一眼坐在上首的那个白胡子老头，露出哀求的目光。可白胡子老头却微微闭着眼，手抚着那缕稀疏的山羊胡，一副置身事外的姿态。

在京城古玩界，有谁不知高老爷子的大名？老爷子从年轻时候开始，就专吃掌眼的饭，人生几十年，无论是金银玉瓷，还是铜铁兽骨，见过的玩意儿千千万万，他从未走过眼，即便是一块春秋时期的烂木头，他也能一眼看穿。京城内外，无论是什么物件，只需老爷子一句话，那就是铁板上的钉子。

当然，老爷子是泰山北斗，且在十年前就已经金盆洗手，整日安心养花弄鸟，不再帮人掌眼看货。据说老爷子当年欠李家上代人一个人情，李振卿一直没敢动用这层关系，今儿实在没辙了，才登门相请。

高老爷子顾及旧情，人是来了，可看过桌上的东西之后，便没有再说一



大清神鼎

句话。

李振卿心如乱麻，高老爷子没吭声，在座的几个人谁也不敢说话，屋内静得几乎可以听见彼此的心跳。

桌上红布盖着的，其实就是一个铜鼎。李振卿在行业内混了几十年，自然认得那是商周之物，铜鼎的式样也很普通，左右两耳，深腹外鼓，三蹄足，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，造型端庄稳重。只是鼎腹内多了数百个阴刻的文字，正是那些文字，显示出此鼎的与众不同。也正由于这一点，送货到京城来的西安宝和轩老板苏亿年，敢狮子大张口要价四千两。而一般的商周古鼎，其价不过五六百两。

此前，苏亿年已经当着另外几个老板的面，把话给说了：他正是看中德宝斋这块百年老字号的牌子，才把鼎给直接送来的。言外之意——要是德宝斋不敢下（买货），那只好找别家。

这是对德宝斋赤裸裸的挑衅。

德宝斋起家于乾隆初年，传到李振卿手上是第四代，是家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老字号。在京城琉璃厂西街的众多古董店铺之中，德宝斋的名气不算最大，但这百年老号的名头，也小不到哪里去。

上至亲王贝勒，下至七品翰林，不乏德宝斋的常客，百年老号靠的不仅是店内的上等货色，当然还有生意上的手段。

可这些手段，有时却是一柄双刃剑：抢了别人的客源，自然就有了仇家。琉璃厂大街上，有几家不对德宝斋恨得咬牙切齿呢？

李振卿的目光在几位老板的身上扫过，或许苏亿年只是一个露脸的，干的是跑腿的活，真正的主角就在这几个人当中。

古董这玩意，说白了就一个字：赌！赌的是眼力和胆识。

李振卿自认眼力和胆识都不差，可今日为了德宝斋的百年声誉，他被逼得没了退路，只得放手一搏。如果赌输了，他和德宝斋就都将在京城消失。形势逼人，他不得已动用了那层关系，请来久不出山的高老爷子。

眼见已过了半个多时辰，高老爷子仍是眯着眼，把玩着手里那串紫檀木



佛珠，一副讳莫如深的模样。

李振卿深吸了口气，尽力使自己平静下来，绝不能让那几个老板看出他的心虚，尤其是古缘斋掌柜夏立祥。这夏掌柜并非善类，整天瞪着一双灰白的三角眼，总想着如何算计别人。此人与惠亲王府有些关系，据说常帮王爷收藏些世间极品的古董。看今儿这架势，自是来者不善。

坐在下首的苏亿年看了看众人，干咳了两声，才小心地说道：“李掌柜，您看时间过去这么久了，不如……”

他说话的时候，拿眼睛瞟了瞟高老爷子。

按京城琉璃厂古董行内不成文的规矩，若让苏亿年把鼎拿出门，明天德宝斋就得关门。李振卿的眼中露出些许绝望，他起身看了在座众人一眼，正要开口，却见门帘一拂，走进一个四十岁上下、穿着长衫的瘦高个子。

来人叫陈介祺，乃吏部尚书陈官俊之子，字寿卿、号篋斋，任翰林院编修，加侍读学士，人称陈翰林。

陈介祺生于嘉庆十八年，自幼勤奋好学，聪颖强记。青少年时随父在京求学，19岁即“以诗文名都下”。道光十五年中举人，道光二十五年中进士，此后一直供职翰林院。他喜好涉猎众多文化典籍，尤对经史、义理、训诂、辞章、音韵等学问颇有研究，亦精于金石文字考证及器物辨伪，名气之大，不亚于高老爷子。

李振卿如同溺水之人抓住救命稻草般，几步冲过去握住陈介祺的手，道：“陈兄，您可算来了！”

李振卿派人去请高老爷子的同时，还亲自去了趟陈府。可陈府的人说，陈翰林进宫去了，不知啥时候回来。

那几个老板和高老爷子，陈介祺自然都认得，他看了他们一眼，无声地拱了拱手，算是打过招呼了。李振卿领着陈介祺快步来到桌旁，顺手扯掉那块红布。

陈介祺看到铜鼎后，用狐疑的眼神望了李振卿一眼，似乎觉得这么件普通玩意，有李振卿就够了，用得着摆下这么大的阵势？若不是看在两人十几

大清神鼎

年交情的份上，他转身就走了。

可当陈介祺走近了些，看到铜鼎内的阴刻铭文时，脸上露出了惊异的神色。他心中暗叫惭愧，差点被这玩意儿打了眼（看走眼）。

这鼎内阴刻的文字，与他之前见过铸刻在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一样，只有那一时期特定的青铜器物上才有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有字的编钟与其他器皿，他见过不少，但有这么多字的鼎，他还是第一次见到。

陈介祺看到李振卿朝他使的眼色，顿时明白今天这阵势，看似平静却极为凶险。他默默地看了几眼鼎内的铭文，转身走到高老爷子面前，拱手道：“您老安康！”

高老爷子与陈介祺相识多年，自然听得出对方的声音，他微微睁开眼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丝诡异的微笑，挤出了几个字：“后生可畏！”

就这四个字，在场的其他人似乎都听懂了。高老爷子能前来坐镇，是李掌柜面子大，真正帮忙掌眼的另有其人。

高老爷子仍闭着眼，安心盘珠（把玩紫檀木佛珠子）。陈介祺转过身，又仔细打量了铜鼎一番，朝李振卿点了点头。李振卿犹豫片刻，左手伸向铜鼎。按行业内的规矩，他只需当众在铜鼎上拍了三下，这铜鼎已经属于德宝斋。

夏立祥突然不阴不阳道：“李掌柜，你难道就不怕漏底？”

以很少的钱买了一个好物件，就是捡了大漏，反之则被骗，等于漏了底。一旦漏底，这百年老字号可就砸在今天了。

无论什么古董，价高价低没个定数，但终究离不开一个规律，那就是物以稀为贵。四千两买一个刻有这么多文字的铜鼎，铜鼎究竟值多少暂且不管，李振卿首先要保住的，就是这百年老号的牌子，有了陈介祺的那一点头，他心里有了些底气，朝大家拱了拱手，毅然在铜鼎上拍了三下。

陈介祺微笑着对李振卿说道：“不知李兄是否愿意割爱？”

陈介祺此言一出，李振卿登时露出万分感激之色，却又饱含着无限担忧，将四根手指在桌沿上碰了一下。

李振卿吃下这件古董。若是输了，输的便是这百年老号，而陈介祺此举，



楔子

无疑将风险往自己身上揽，赌上半世英名，来保住这百年老号。这份朋友间的仗义，全京城上下，没几个人能够做到。

现在事情到了这份上，便是李振卿与陈介祺两人间的事了，外人无权插手。不料夏立祥竟不顾规矩，大声道：“我愿出五千两！”

古缘斋有王府撑腰，财大气粗是众所周知的，可也不能不懂规矩。就在李振卿要说话的时候，苏亿年起身朝大家拱手道：“东西归谁，李掌柜说了算。明儿我在柳泉居请客，诸位务必赏光！”

苏亿年这话等于扇了夏立祥一记耳光，夏立祥起身，连招呼都不打，恨恨地瞪了苏亿年一眼，拂袖离去。

陈介祺从袖笼中抽出几张大面额银票递给苏亿年，同时说道：“这位兄台，东西归了我，钱自然我出，多出的一千两，算是给兄台的赏！”

其余几个老板看得目瞪口呆，陈介祺打个赏就是一千两银子，这份豪爽，全京城上下更是没几个人。

苏亿年接过银票，朝陈介祺打了千，感慨道：“以前只听说京城陈翰林重情重义，今儿总算见识到了，不枉在下来这一次！”

陈介祺淡淡地说道：“听你口音是外地人，你得罪了夏掌柜，别在京城停留了，明儿请客的事就算了，赶紧走吧！”

苏亿年从其他几个老板的神色中，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，他谢过陈介祺，慌忙不迭地转身离去。

陈介祺望着瘫坐在椅子上的李振卿，说道：“等会儿让伙计帮忙把这东西送到我家里，我还有事，先行一步！”

陈介祺朝大家拱手，离开了德宝斋。此时他并没有想到，他花了五千两银子买来的商周铜鼎，日后不但改变了他的命运，居然还影响了大清的国运……



第一章

神鼎奇观

昏暗的烛光照着坐在太师椅上的陈介祺，也照着他手旁桌角的那个茶壶：这个元青花茶壶，是他花五十两白银的价格，从李振卿的铺子里买来的，茶壶的制作工艺上乘，乃宫廷器皿，只可惜壶嘴有稍许碰碎的痕迹，否则当属上品。

在他对面的墙上，挂着一帧穿着一品官袍的画像，那是他的父亲陈官俊。其父乃饱学之士，嘉庆十三年进士，受圣上恩宠，授内阁学士，历任吏部、工部尚书，直至上书房总师傅，一时风光无限。

父亲为官多年，从七品翰林院编修一直做到从一品的尚书大臣、上书房总师傅，摆脱不了“树大招风”的官场铁律，遭人弹劾后被罢总师傅之职，降三级调用。道光二十九年，在郁郁寡欢中病逝。道光皇帝称其“心田坦白”，追赠太子太保，入祀贤良祠，谥文愬。父亲终因皇上对其信任免遭横祸。若换成别人，只怕早被罢免甚至深陷囹圄了。饶是如此，其凶险亦可想而知。故父亲临终前给他留下几句话：“国之难，妖之祸，避之不枉也！若皇上重用林大人，汝可倾力助之，也不枉为父和他交往一场。若奸臣当道，汝可好自为之！”

以自己的才学，为何甘居于小小的翰林院编修，而不登朝入殿大展才能呢？

并非他不想为国家出力，只因他看透了官场的倾轧，深知为官之道的凶险。

父亲所说的“妖”，指的是西洋妖人。而林大人，则是指因虎门销烟而闻名天下的林则徐。自嘉庆帝那时开始，就不断有英国人向中国倒运鸦片，至



第一章 神鼎奇观

道光年间,鸦片祸国殃民之害,已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。终于,在道光十八年腊月,忍无可忍的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,赴广东查禁鸦片,由此引发了震惊中外的鸦片战争。

尽管大清王朝的兵勇和民众拼死抗击,无奈英国军舰以惊人的速度,沿大清帝国的海岸线直上,抵达天津大沽口外,逼近北京。本来主张战争的道光皇帝,眼见英舰迫近,慑于兵威,开始动摇,朝廷内的主和大臣也一再上书和英国谈判。随后不久,道光皇帝迫于内外压力,不得已惩办了林则徐等主战大臣,并派直隶总督、文渊阁大学士琦善接替林则徐,署理两广总督,与英国人谈判。当时,任吏部侍郎的父亲上书力保林则徐,并提议筹备军饷训练水军,与英国人死战到底,却遭到道光皇帝当庭斥责。

正如父亲所预料的那样,欺软怕硬的琦善有负圣意,与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私下约订了丧权辱国的《穿鼻草约》,割让香港,赔款六百万两。

按道光皇帝的想法,打仗劳民伤财,英国虽是蛮夷小国,可船坚炮利,再打下去,恐怕连龙椅都坐不稳当。和谈嘛,给点钱吃点亏也就算了。可这江山是祖宗传下来的,寸土都不能给人,否则他有何脸面面对宗室族人,死后又有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呢?盛怒之下,道光皇帝将琦善解职进京问罪,查抄家产、发军台。

道光皇帝认为割让香港已经是奇耻大辱,但英国政府却认为《穿鼻草约》所获权益太少,撤换了义律,改派璞鼎查来华为全权代表,扩大侵略,想捞取更多的好处。随后的两年,英军多次进犯,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。为了让英国人休兵,绝望的道光皇帝不得已之下,命杭州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,与璞鼎查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《南京条约》。

紧接着,耆英再任钦差大臣,与英国签订中英《五口通商章程》和《虎门条约》,与美国签订了《望厦条约》,与法国签订了《黄埔条约》。

自乾隆皇帝后期以来,大清国势渐渐衰微。而随着鸦片泛滥,官员们萎靡不振、苟且偷安,州县勒索陋规已到立法都无法禁止的地步,武备不兴、经制兵战斗力削弱。力行节俭,勤于政务的道光帝将这些都看在眼里,即位伊



大清神鼎

始便整顿吏治,整厘盐政、通海运,接着平定张格尔叛乱,严禁鸦片。可咄咄逼人的西方列强和那一纸纸条约,如利刃般扎在他的心口,疼痛难忍、血流不止。

朝廷内,一封封弹劾主战派大臣的奏折摆在龙案上,就连一向深受道光帝敬重的父亲陈官俊,也因替林则徐求过情而遭人弹劾,最终被罢去了上书房总师傅之职。

堂堂的天朝王国,居然先后屈服于一个个西洋小国。父亲数次冒死上书,均遭圣上斥责。满清朝廷一直以来对汉臣防范甚严,以防汉人的势力过大,故朝廷内外真正掌权的都是满人。即便有一两个得到皇上宠爱的汉臣,一时权势过人,但头上的红顶子也戴不了多久,能留着七尺之躯安然回家养老,已是莫大的荣幸了。像父亲和林大人这样热血为皇家、虽位高权重但终遭冷落的汉臣,岂在少数?

有父亲和林大人的前车之鉴,他陈介祺在官场上又岂敢锋芒毕露?

父亲去世后没多久,道光皇帝于圆明园驾崩,终年六十九岁。同年,南方爆发了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运动。朝廷虽多番派兵弹压,却难抵起义军的日渐壮大。

比起遵循祖训、勤俭节约的道光帝,奢侈无度、纵情声色的咸丰帝,根本无心主理朝政,军国大事均交给以六王爷为首的军机大臣处理,朝政腐败,朝臣各怀心事、结党营私。大清国可谓内忧外患、风雨飘摇。

陈介祺无力挽天,只得将一颗报国心投向他处。多年来,他醉心于金石文字的搜集与考证,并向阮元、何绍基、吴式芬、李方亦等众位金石学者请教切磋。陈介祺治学严谨,多有创见。对前人未收藏、著录的古陶文字,他独予重视;不仅搜集到不少齐鲁古陶,还进行了颇具开创性的研究,著有《簠斋藏陶》一书,因而与江苏金石名家潘祖荫被并誉为“南潘北陈”。事实上,同属后起之秀的两人,名气不亚于退隐多年的高老爷子。

替人鉴定古董有“鉴宝银”,就如书画家给人题字后拿“润笔费”一样,每次几两甚至数十、数百两不等,主要据古董的价值而定。不过,要拿这“鉴宝



第一章 神鼎奇观

银”，须得练就一双火眼金睛：无论真假，一眼能看出来，若是看走了眼，要双倍赔买家的损失不说，更会名誉扫地。

琉璃厂一带的古董店老板，只要提到陈介祺陈翰林，没人不知。无论瓷器铜器玉雕，或是木制家具石头蛋，但凡古物，他与高老爷子一样，从未看走过眼。

“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。”陈介祺明白这道理，所以后来他便不再轻易帮人鉴宝。除非受熟人所托，推辞不过，而且每次“鉴宝银”须得两百两以上。可即使如此，前来求他之人仍络绎不绝。

同时，陈介祺自己也热衷于收集古物：铜器、玺印、石刻、陶器、砖瓦、造像……无不包罗。而这些买来的玩意儿，他都会逐一研究，以便对古物进行考证。

区区一个七品的翰林院编修，陈介祺的岁俸也就数十两银子，连买件好点的古董都不够，更别说那些价值不菲的宝贝了。

不过，他每年在古玩界所赚“鉴宝银”，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而他收集古物并不论贵贱，只需自己看中的就行。有一次，他应琉璃厂古缘斋掌柜夏立祥之请，去帮忙看一件玉器，却在店里看中了一块生满铁锈的铁疙瘩。这块铁疙瘩是一个乡下收古董的人送来的，原以为还值几两银子，可夏掌柜说铁疙瘩只不过是一个秦代的“铁权”（秤锤），是没人要的货色，打发那人几文钱，便将那铁疙瘩随意丢在角落里。

做古董生意的人，收来的古董并非自己收藏，而是要转手卖出去，所以再古老的东西，若是没人要，便无任何价值。

见陈介祺想要那铁疙瘩，夏掌柜张口就要五十文。就这样，别人以为“顽铁”的烂东西，却被他视为珍宝，带回家后藏入宝库……

书房的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一个俏丽的身影飘了进来。陈介祺回过神，面无表情地望着走进来的人。

她叫小玉，老家也在山东潍县，上京伸冤却告状无门，最后流落街头。幸亏被陈介祺遇见，可怜她孤苦无依，带回府中暂住。她说她爹是县里的县吏，